

# 后记

本书开笔于2009年，完稿于2019年，时间跨度十年。本书出版，首先要感谢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潘国驹教授和八方文化创作室责任编辑冯婉明老师，感谢封面设计陈宝凌老师和排版李丽芳老师。潘教授对本书给予了热情肯定，冯老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校改。没有他们的支持、帮助，本书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在新加坡面世。

本书参考、引用了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的大量时政评论与新闻报道，也参考、引用了上述报刊中的一些图表；参考、引用了《新加坡文献馆》、《红蚂蚁》、《新国志》等网站的相关文章，参考、引用了李光耀先生、杨荣文先生和韩福光先生等人的相关著作，参考、引用了其他新加坡研究的文章著作，还参考、引用了与太极图、坐标系相关的各种图案。书中对这些参考、引用都尽可能地注明了出处。本人对这些报刊网站、文章和著作的作者以及图表的制作者表示感谢！书中还有很多图是我构思后用笔画出草图，再请我的研究生邱全东同学请人用电脑制作而成。在此，我也要向邱全东同学和制图人表示感谢！

本书写作，特别得益于深圳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数据库和报刊。没有这些图书资料，我的写作不可能顺利进行。在此，我要对图书馆

历届领导和相关老师表示感谢！同时，我也要感谢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高小行老师、深圳市图书馆余胜老师的帮助！一直以来，我每次到新加坡，总是先到百胜楼一带购书。而在百胜楼中，我又总会先到二楼的新华书局。新华书局老板杨善才先生以及与他一道在书店工作的大姐，总是提供热心帮助，并对我要买的书打折出售，还常常额外赠送一些图书资料给我。新加坡华文书店日渐凋零，杨先生在如此环境中坚守着华文书店的事业，不能不让人由衷敬佩。此外，百胜楼中友联书店的叶丽园女士也在我多次购书中从面生到面熟。在此，我要向图书行业给我提供过帮助的人们表示感谢！

本人的新加坡研究，一直得到新加坡多方人士的关心帮助。人民行动党总部前执行理事和前议员刘炳森先生待人诚恳和气，与他在一起，总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本书中有关人民行动党效仿当年“共产党人”作风的说法，是在与前议员白振华先生交谈中得到他的认同和补充后完善起来。我与新加坡外交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多次在深圳和新加坡见面交流。他谦和的态度和生动的讲述，总能让我感动、受益。著名马共研究专家陈剑教授曾对本书写作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对我的新加坡调研提供过许多帮助。时政评论员蔡裕林老师经常将他的新加坡研究的时评、著作发送给我，让我先睹为快，也与我面对面地分享他对新加坡时政的看法。最近一两年来，我与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严孟达老师、知名时评人翁德生老师交流较多，他们的热情帮助让我感动。为了推介本书，傅琼花博士曾为本书目录提供过中译英的帮助。我曾多次访问过新加坡华文报社，得到过林任君老师、吴俊刚老师、杨保安老师、蔡深江老师、周兆呈老师等多位老师的热情接待；多次走访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得到过郑永年教授、黎良福教授等多位老师的热情接待。我和同仁也曾访问过现为新加坡前进党领袖的陈清木先生，访问过国民团结党主席张培源先生，访问过国民团结党总部，并与前议员蒋才正先生等多位先生进行过别开生面的交流。黄选民先生、林金圣先生、吴元华教授、杨建伟教授、方桂香博士、许振义老师、许伟峰老师、谭

蕾老师、邹璐老师、李叶明老师、林志佳老师和徐静总经理，热情接待过我的访问。吴南祥先生、张克润老师、刘文添先生也对我的新加坡研究给予过不同形式的关心帮助。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人任职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也曾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工作，并受教于同仁们各有专攻的学术素养，得益于同事们和而不同的人际氛围。学校、学院和系里、所里的领导、老师们对我多有关心帮助。这里，我未列出他们的姓名，但铭记于心。本书所用的“几何学”方法，源于最近十多年来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和科普著作的阅读。其中，管理学院李工有老师对我启发良多。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每在读书写作中心有所得，都会立即电话联系李老师，作尽兴交流。我和王挹之同学经常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长谈。他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拥有的知识结构，提醒并帮助我在研究中注意保持批判精神和树立科学态度。本书标题的确定，得益于与著名时评家赵灵敏女士的多次交流。本书相关内容，曾向沈宝祥教授、唐代望教授、陈禹山部长、何道宽教授、吴俊忠教授等许多老师请教，也曾向魏新文同学、陈春明同学、金建应同学、鲁建平同学、刘欣同学、章学方同学、张胜良同学、梅黎明同学和朋友瞿洪斌咨询，他们都非常认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与薄智跃教授、孙景峰教授和李韶鉴先生就新加坡问题的交流较多，也得到他们的热心帮助。在此，我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求学期间给予我关怀教育的各位老师！王广立叔叔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我的恩师，也是父亲的挚友。郭健飞老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正是因为他的引领，我在少年时代便将自己的兴趣爱好偏向于文科。倪传龙老师是我的人生导师，正当我价值观形成时期，他的许多不同不同凡响的讲述，铸就了我至今未变的价值观。林运动老师是我在高一“文艺班”时期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他风度翩翩的精彩授课，常常让我如痴如醉。彭礼贤教授的言传身教，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人的铮铮硬骨。何新华老师亦师亦友，是同学的贴心人。研究生导师王兆铮教授在我南下深圳时临别祝福语是“五子登科”，其中一“子”是“稿子”。

当然，我还要感谢父母的辛勤养育，感谢岳父、岳母的包容关爱，感谢妻子李洪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家庭事务的操持！我因所谓的事业，对他们关心很少，亏欠很多。就在我写作这篇后记的时候，父亲因病平生第一次住院。我在照顾父亲的空隙写此文字，心里因此默念：祝愿父亲早日康复，祝愿家人以及所有对我给予过关心帮助的人们安康！

在对本书进行多次清样校对的同时，我的另一本拙作《行动党几何政治学》也改毕定稿。两本拙作的标题有相似之处，结构方法却完全不同。“政治几何学”凸显的是点线面体的几何图形，“几何政治学”蕴含的是从公理、公设推导出常道、定理的几何逻辑。希望后作与前作一样顺利面世，也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吕元礼

写毕于2019年12月9日